

母亲的 书柜

■心灵漫笔

■穆丹

母亲的 书柜是什么时候存在的,我并不知道。在我出生之前,或者更早,在母亲还是一位青葱少女的时候,她一定就梦想着自己的书柜了。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母亲有些书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它们激励着母亲从怀揣梦想的乡村女孩跃升为大学生,见证了母亲青春激扬的大学时代,也陪伴母亲在狭小廉价的出租屋里度过了窘迫的艰难时光。如今,它们静静地伫立在沉淀着岁月悠香的 书柜里,将那些与母亲同甘共苦的回忆酝酿成泛黄的 书页,诉说着奋斗的艰辛与荣光。

外公外婆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他们有着普通农民的勤劳与质朴,又有着不同于那个时代农民的远见,他们鼓励自己的儿女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每天放学归来,割草喂了羊和兔子,母亲就可以在煤油灯下看会儿书,书通常是借来的,书页被翻得皱皱巴巴,却让人手不释卷。煤油灯明明灭灭地闪烁,夜风危险地将它吹散,星星点点的火光足以照亮大千世界,也足以燃烧起母亲热烈的希冀。若说幸运有命运眷顾的成分,那么母亲是幸运的,有远见卓识的父母,又恰巧赶上了高考恢复。更多时候,幸运是天道酬勤的必然,正如母亲考上了如今被誉为国家“211”

■陈佳

在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我给孩子辅导完功课,突然饥肠辘辘,便独自前往家门前的 小面馆吃饭。小店不大,昏黄的灯光下人影稀疏。“来碗烩面。”我对老板说。老板应和一声便转身进了厨房。热气腾腾的烩面上桌,鸡肉韭黄铺在烩面上,垂涎三尺的汤汁挑引着我的食欲,我快速拿起筷子挑起面往嘴里送,寒意瞬间被温暖代替,飘香的味道在全身蔓延开来,直到把最后一勺汤汁一饮而尽。

记得孩提时,最难忘的就是妈妈做的烩面。每当我放学回家,匆匆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就迫不及待地奔进厨房,每每看见妈妈在煤火旁用拇指按住面片的两端,然后两只手掌左右拉伸,接着上下晃动,最后将面片横着撕成约3厘米宽的面条下锅,我便催促着妈妈赶紧把饭做好,有时也会埋怨她做饭太慢,但妈妈从无怨言,依然把烩面

工程的重点大学,这背后的坚持与付出,也只有被母亲纤弱的手指翻动过的 书页知道。

20世纪80年代,从未出过县城的母亲背着外婆为她准备的咸菜,只身一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开启了她求学的新征程。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是母亲的选择,中文专业是兴趣使然,师范学院的生活补贴可以缓解家里的负担。这是母亲买书较多的一段时期,家里存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的四大名著、部分外国名著以及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都是当年母亲用节省下的生活费买来的。翻看母亲大学时的照片,一米六多的身高,体重只有九十斤,衣着俭朴的她和同学们站在一起显得有些土气,但母亲的脸上却分明有着自信而坚定的神采。那个年代的书正像那个时期的母亲,没有花哨的包装,素色的封面上印着书名和作者,简洁坦荡、掷地有声,没有哪个名人为它写序,也无须明星们的联袂推荐,你只需翻开它,感受那白纸黑字带给你的力量。

大学毕业,母亲来到离家乡二百多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她有了家,却没有属于她的房子,更没有属于她的书柜。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四十平方米房间里,母亲的那些书在何处存放,我不得而知,至今也没有追问,如今它们依然保存完好,书页平整从容,似乎那几年的磨砺只是书页中某个轻描淡写的篇章。那段时间,生活虽然捉襟见肘,母亲仍能从牙缝中挤出买书的钱,她买的书不多,但足以撑起她面对困境的勇气。书柜上的《毛泽东诗词选》就是购买于那个时期,竖排版、繁体字、七块一毛五的定价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如今我翻看着它,想象着当年的母亲是以何种心情阅读这些文字,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后,在狭小局促的出租屋里,她疲惫的双眼与那些激昂澎湃的诗句碰撞出怎样的华彩?她瘦弱的身躯是如何在书中汲取革命者的坚韧和希望?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书柜了,不仅有书柜,还有专门的 书桌和 书架。这是生活给奋斗者应有的犒赏。母亲常在书房里看书、做笔记,渐渐的,我也学着她

做的有滋有味,然后盛好端到我的面前,关切地看着我大口大口吃的样子。当时,我觉得是那么理所当然。

过了几年,我上了大学,每当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妈妈久久地站在站台上目送我。当时自己只想挣脱家的束缚,远离妈妈的唠叨,殊不知自己带走的却是妈妈对孩子深深的牵挂与思念,还有自己对家乡味道的怀念。

后来我长大了,再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时,才突然明白妈妈对儿女的付出是那么的从不求回报,就如我每次舟车劳顿的回到家里,妈妈依然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起身走进厨房,为我做着爱吃的烩面,依然是满满的一大碗,里面盛满了妈妈对孩子的爱与问候。

礼记中有一句“日月无私照”,当我为人母时,才真正了解当妈的心,妈妈做的菜是最好吃的菜,妈妈用心煮出来的饭菜,带着任何人都模仿和破译不出的亲情密码——那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美味佳肴!

的模样读起书来。我最早读的是连环画版的《西游记》,厚厚的一本,插图配上简单的文字,虽然很多字我不认识,但因为看过电视剧,还是能够顺着剧情读下去。童年的时光总是漫长,很快我就把这本书读完了,而阅读的乐趣才刚刚开始,何况守着母亲书柜中浩瀚的宝藏,每一本书都是等待开启的宝箱。我看到了《西厢记》这个书名,和《西游记》仅一字之差,或许它们之间有某种关联吧。打开 书页,却是满眼看不懂的句子,我向母亲求教,母亲说这不是我在这看的书。那我该看什么书?母亲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我,她把书柜腾出几层,隔段时间,会添置一些新书,带拼音的《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白话演绎的《二十五史故事》等,它们装点着我童年多彩瑰丽的梦。

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母亲会适时地给我买书,她很少教导我做人的道理,那些书就是她的“代言人”。小学时,母亲为我买过冰心的《繁星春水》,从那里我看到了纯真美好的世界;初中时,母亲曾推荐我读《欧也妮·葛朗台》培养我正确的金钱观;高中时,母亲拿出书柜中的《红岩》,那些曾激励我的文字在我心里迸发出鲜活的力量。受母亲的影响,大学时,我也读了中文专业,母亲当年买的文学评论书籍和她保存的教材是我拓展专业知识的好帮手。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也经常购置图书,母亲很少干涉我,只是在必要时给我一些建议。有段时间我酷爱张爱玲的文字,沉溺在内敛狭小的漩涡里,母亲提醒我要读一些历史书籍扩展眼界和胸襟。恋爱的年纪,母亲推荐给我路遥的《人生》,让我明白选择的重要性。母亲的 书和她的爱陪伴着我,从懵懂的童年一路走到现在。

这些年,母亲的 书柜陪她品尝生活的苦涩与甘甜,也丰沛着我的生命,不断增多的书籍使它不堪重负地弯了腰, 书架也有了岁月婆娑的斑斑。终于不再为生活的拮据操劳,母亲选购了新的 书柜,整理 书柜花费了她两个月的时间,那些经年窖藏的书籍散发着回忆的馨香,母亲摩挲着它们,用当年在煤油灯下翻动 书页的 手掌,那里有无法撼动的温柔力量,有沉沉岁暮中我永恒的眷恋与怀想。

■诗风词韵

无题

■孙亚洁

天蓝得如此清澈、透明如同这颗,紧贴在我额头上的小行星大地,是春天的孩子它每一次细小的欣喜和战栗都令春风频频折腰河流,用日月星辰洗澡。一切都美得刚刚好这如此美丽的时光里,不能没有你。你总是站在花草之上。站在果树的枝头站在群山之巅。站在我掌心里晶莹剔透的诗句里站在世界的中心,陪我虚度生命的绚丽和无意义我也不是总要想念着你,我只是无比贪恋我想你时的样子,我的样子,尘世在你我的周围婆婆的样子我只是无力将自己,从你绵长的视线里,片刻抽离

■沙澧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是漯河文艺爱好者的一个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美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因此,我们会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来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李季

我和李锐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我们所在的城市有条宁静流淌的河。它日夜东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和梦想、回忆和向往,生生不息,也永不停留。李锐最近新出了一本散文集,叫《流年》。《流年》这个书名就包含着对似水年华的挽留,也包含着这个似水女子那一次又一次深情的回眸。也许是从事过很多年幼教的原因,李锐爱孩子,也把那些可爱的花草草当成孩子来爱。院子里的白玉兰,开满花的桃园,郁郁葱葱的月季,都让她一再驻足,赞叹不已。她爱的不只是花草,还有河湾里的阳光,那只叫“黑

个人简介

李锐,女,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漯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漯河市评论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漯河市郾城区教科体局。业余时间喜欢阅读与写作,作品散见于多家报刊。2008年出版散文专著《心灵的舞蹈》,2018年出版散文集《流年》。

■李锐

情性一旦在体内滋长,激情与性灵便会随之悄然衰竭。

不知从何时起,身体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不歇地重复着单调庸常的生活。抬头凝望窗外,满目的法国梧桐怅惘间已从葱茏的翠绿蜕变为干燥的枯黄,挂着一抹苍褐色的圆球,任凭冬风无情地吹打,倔强地在枝头摇曳,这是秋季留给冬天最可心的礼物。

冬阳依旧明洁灿烂,自然的美景却悄无声息地隐匿。街上行走的人个个步履匆匆,貌似优雅的体态覆盖不住内在的焦虑,这似乎是现代人普遍拥有的妆容。如同表象安逸的生活遮掩着内心无尽的不安和叩问,欲望调配着灵魂,利益撞击着心门,那无形的愿望凝结成一种膨胀的气场。

二

冬日的萧条,掩盖了诸多世事的美好。善意的目光无法抑制对美的渴望,漫步街头,举目搜寻最美的风景。

似水流年似水情——李锐散文印象

帅”的斗鸡,甚至翩然飘落的黄叶。她笔下的风景都很平凡,但她说“时光若水,平凡即大美”,我们都是这平凡世界上最平凡的人,做大事固然很好,但能把平凡的生活过出诗一样的味道,这更让我欣赏、感佩。脱离柴米油盐,谁也活不下去,但只为柴米油盐而奔忙未免太俗,生活需要文字和梦想。

身为一位母亲,李锐对外地一儿一女的牵挂无时无刻不在,李锐有一部分散文写的就是对孩子的爱和惦念。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父母的心血,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让父母欣喜无比。但长大就意味着分开,龙应台在《目送》里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一声“不必追”包含着多少离情别绪,不必追,也无法追,追上之后,还是别离。李锐的这些篇章里,流露着深深的母爱,让人感动,也让人忧伤。还有纪念姥姥及其他亲友的篇章,读来让人悲不能已。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以最亲密的方式存在过的人,再也看不到了,怎能不让人低回黯然、伤心难禁?李锐用

“流年”来做自己的书名,她想留住的不只是不复重归的时光,更是时光中那些点点滴滴的爱恋和依依不舍的亲情。

李锐是才女,这从她的文字中能看出来,她评论书画、影视剧、世界名著,都有难得的真知灼见,篇篇都有耐人寻味之处。她评《肖申克的救赎》、评《妈阁是座城》、评《芳华》,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李锐非常勤奋,已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她的文字如春日的花,饱含着女性特有的清新与妩媚,也饱含着缠绵缱绻的温情。不过,在我看来,她的个别文章过于平淡了,有些近似白开水,固然可以解渴,却没有可以回味之处。文似看山喜不平,文章和诗歌一样,也是讲究起承转合的,这个“转”很重要,文章要出彩,必须要有波折,甚至一波三折。

李锐的文字不是洪钟大吕,而是一首首优美的小夜曲,所以她的文字弥漫着优美的宁静气息,如沉淀着一片片茶叶的茶水,有些微的苦澀,有些微的甘甜,让人沉思,令人回味。她的文字如春天里无声的呼唤,虽流年不再,但那时的花香、那时的月光、点点滴滴的悲喜早已融入我们的生命里,不可分割,永远相随。

感冬

三

“由于粗鄙和丑陋对视线的遮挡,对注意力的劫持,我们正逐渐丧失对美的发现和表述。我们从不缺乏思想的榜样,但少有生活的榜样,纯真意义上的生活,摆脱羁绊和干扰的生活,聚精会神、全心全意的生活。”是啊,当我们离开母体,身心就飘然地坠落繁杂的浊世。在人世间懵懵懂懂地走一遭,再想回归婴儿的纯洁,修复千疮百孔的灵魂终是奢望。几乎每个人都在欲望的牵引下机械地挣扎,但于内心对生活中“真”、“善”、“美”本质的追问和探寻更是难以如步。

经营一份淡泊的心情,趁冬阳尚暖,取一本书细细品读,丰子恺先生的画作缓入视野,明朗、简朴、恬静、雅趣、温馨与和美悄然浸润着心境,这是生活本真的韵味。那闲适的姿态、仁爱的感知、温暖的情怀和博远的思想从每一丝墨液里溢出,缀满阳光的味道,这才是超越凡俗之上的生命!先生用自身生命真切的体悟,写下一行行唯美润贴的文字安抚那些哀怨愁苦的世界——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快乐的根基就是做真实的自己,放慢疾奔的脚步,让失重的躯体与疲顿的灵魂同步,让思想在历练中成熟,保持一颗澄明善良的童心,做一个真正的生活者,用心享受生命行程中每一份真情和感动。

《“话”说郾城》征稿启事

郾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为深入挖掘郾城独特的文化亮点,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城市“创文”,打造书香郾城,提升全民文明素质,贯彻落实郾城区委1351工作布局,在开启新时代漯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近日,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区文联携手漯河日报社,共同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版面开设《“话”说郾城》文化专栏。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与郾城历史、文化、人物等相关稿件。

- 一、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5月底为征集阶段。
- 二、稿件刊登:征集稿件经统一整理后,由专人进行把关,经讨论、审核、高核后,在本报所开专栏择优刊登,并支付稿酬。
- 三、投稿邮箱:siying3366@163.com
咨询电话:13783065109 联系人:陈编辑

■生活余香

南木棉 北玉兰

■安小悠

我对木棉的第一印象,始于舒婷的《致橡树》,中有一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潜意识里,我觉得木棉当有“灼灼其华”之美,然并不知其为何物。直到去年春深,我在深圳邂逅木棉,正值花期,一树的花朵,开得惊心动魄,我在树下凝思,竟想不出一句话来描述我那时的心境。

木棉别称尤多,“红棉”、“英雄树”、“攀枝花”、“斑斑棉”皆是,属落叶高大乔木,树高可达二三十米,其最早以树的意义出现在葛洪的《西京杂记》,南越王赵佗向汉帝进贡一物,“高一丈二寸,一本三枝,至夜景观欲燃”,即木棉树。

木棉三月开花,满树皆花,不见一片绿叶,棕褐色的主干向天空延伸,每一主枝上逸出三五枝杈,每一枝杈上又托举出数朵红花,并不显稠密或稀疏,花开刚刚好。在晴朗时,他是清代陈恭尹《木棉花歌》中的“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是舒婷的“花开灼灼,热血沸腾的戎兵征将”,更是一树燃烧的火焰。在微雨里,他将一切收敛,周身设下结界,用雨雾织就一个潮湿的梦境。而花落之时,又恍若让人听闻那一声“沉重的叹息”。

木棉多人诗、入画。历代文人墨客皆咏之,岭南画派多以木棉入画。宋代杨万里“却是南中春色别,岭城都是木棉花”,一句道尽木棉花开情状。清代屈大均作“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南天绿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更将南国红棉雨春的绚烂景色跃然笔端。一棵老树,数朵红花,中有白蝶款款,翩跹于春光花色之中,真让人心驰神往。

二

一夜之间,楼下的两棵玉兰便全开了。远望满树繁花,静远雅致,是披雪的琼林。如果说南方的木棉是英雄,那北方的玉兰一定是小女子,她温婉娴静,自九重碧霄而下,白纱霓裳,浅笑盈盈,“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霓霓裳试羽衣”,恍若白云,又如轻雾。

《长物志》云:玉兰,宜种厅事前。对列数株,花时如玉圃琼林,最称绝胜。玉兰初始花在惊蛰,盛开时,花瓣展开,形如莲。且花坐枝条末端,故王维称其为:木末芙蓉花。其花期不逾十天,常为步履匆匆者忽略,故李渔由衷感慨:此花一开,大家便急急观赏,玩得一日是一日,赏得一时是一时。

于是这几日,我得了闲便去细赏。花是全开的,少见花蕾,半开的或将凋的,树下也未见落花。我有时站着,有时坐在树下的长凳上,那些白色的花,花瓣厚实,故生出质感和力量。天空是一块硕大的布,将玉兰印染其上。我在树下待久了,会情不自禁地掉进席慕容的诗里,把木兰看成油桐,“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木兰分紫木兰、白木兰,或紫或白,都是春天里的一树花开,都有让人怦然心动的明媚。其中紫木兰又称辛夷,活脱脱一个容貌绝佳的古典女子,风姿翩跹于浅淡春风中。辛夷我也喜欢,但白玉兰尤爱。清人朱廷钟的词甚合我心:“刻玉玲珑,吹兰芬馥,搓酥滴粉丰姿。缟衣霜袂,赛过紫辛夷。”

春天气候宜人,这个时令,无论南北,千花万花都在静静地开放,不止木棉,不止玉兰,还有桃李杏樱,春梅海棠等,空气里便满是花的芬芳。尤其在夜里,风变得很轻,怕把花香吹散了似的,我坐在窗前,桌上是一张白纸,此刻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用清风蘸着花香,写尽所有的花开。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活动预告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近年来,我市的文艺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许多曲艺界的艺术家长期活跃在活动一线,为市民奉上了一道道精神的大餐。但在欣赏的同时,很多市民却不清楚曲艺的来历、曲艺知识都包括哪些、如何欣赏曲艺、曲艺的现状等。现在,福利来了!

2018年5月12日下午3点整,新闻大厦漯河日报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邀请我市曲艺界艺术家、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漯河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乔聚坤先生以《曲艺杂谈》为主题,带我们领略曲艺之美,感受的曲艺人生,并聆听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讲座过程中,还有我市“清河社”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现场抽奖等。

全公益,全免费,欢迎参加。同时欢迎团体报名及商家合作。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报名QQ:289169909

